

晚来天欲雪

李晓

这是一个冬天的下午，老付站在窗前，满脸慈悲地望着远山朦胧山顶上的皑皑雪光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”老付随口吟出了这首唐诗。

老付回到客厅，把笨重的肉身陷入沙发里，他刷了刷手机里的朋友圈，没发现啥新动向。老付在电话里对我说，明天晚上找几个老朋友上他家吃红烧牛肉。

老付在这个城市摆的饭局特多，以至于一个常被请赴宴的女食客都主动为他鸣不平了。女食客说，付哥呀，你咋这样，请吃饭都成了惯性，都停不下来了呢，比如某某某，不辞辛苦顶风冒雪无论风雨彩虹都要穿过城东，每次都勤奋地赶来赴宴，长期抹着油光光的嘴，我都从没看见他请吃过一顿饭，你这样养出一批白吃白喝的人，我都心里堵噢。老付咧嘴一笑说，这有啥呢，我也不对人家一辈子的衣食住行负责，如果哪天我请吃饭人都不来了，这只能让我彻底悲哀，再说，每次吃喝，都让我开心，我应该感谢他们。

这样听着老付振振有词的解释，女食客倒觉得自己是小肚鸡肠的人了。从此以后，赴老付宴席的人，吃得更加开怀泰然了。老付是上天派来改善我们伙食的大善之人。比如我有次赴宴，见到老付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付哥，我这次又给你面子了，我是谢绝了刘老板请吃海鲜，毅然决定投奔你的饭局来了。”老付起身，对我拱手作揖感谢，这是老付对我表达的古代礼仪。

我总感觉，像老付这样的朋友，多年以来在袒护着我，宽厚待我。在这个高楼幢幢把天际线不断抬高的城市，老付这样的朋友，是在看不见的老胡同里，还居住着的几个老城原乡人。

回到这个冬天的下午，在老付发出邀请以后，老付就喊妻子忙碌着去采购食材了。妻子出门，正好碰见一老农沿街叫卖一只扎着稻草的土鸡，于是当场买下。常常有农村模样的人兜售土鸡，但不知真假，老付对妻子曾经叮嘱过一句话，你也是从农村出来的，尽量相信他们的话，这样自己心里也觉得轻松一些。有次上街，老付对一个跪地磕头的残疾人捐款，后来发现那人在酒馆里独自愉快地喝酒，还健步行走。老付没去揭穿那人，他说，我还得让他保持最后一点“体面”。

第二天黄昏，我赶往老付家吃家宴。老付的家，是10多年前的老楼了，没电梯，楼道里的电灯发出昏黄的光，让我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去县城拜访一位诗人家的情景，他蹲在垃圾遍地的楼道里，就着摆在地上的卤肉喝酒。

到老付家赴宴的人，有四五个男人。红烧牛肉是老付的一绝，他做的清炖香菇鸡汤，在炉子里用文火慢煨了大半天时光。从前光阴慢，不只包括车、马、邮件，诚诚恳恳的人，还有这样怀着好性子炖鸡，对待食物的态度。

我们几个男人埋头吃得甚欢，老付昂然抬头哈哈笑出声说，你们只顾自己吃，也得给我点个赞啊。我们愕然中抬头，对老付点赞，好吃，好吃！老付随即夹起一坨红烧牛肉送入嘴里，很满足的面色。

老付拿起手机，我以为他要发朋友圈，却不是。老付语气深沉地说道，我微信里有200多个朋友，今天，能被我请到家里吃饭的人，没几个的。

从老付家出来，灯火阑珊中回望了一眼他家的窗口，窗户中透出的灯光，恍然以为那就是老炉子里发出的光，温暖着历经沧桑世事的故人心肠。我还感觉，那其实就是当年白居易在诗里咏叹过的红泥小火炉。

半个父亲疼

葛亚夫

读庞余亮的《半个父亲在疼》，读到一个我熟悉的场景，读到眼疼，读到心痛。

这些年，感觉时间在不停提速，尤其是对父亲。在他身上，岁月的沙漠化一年深过一年，从牙齿到骨骼，他所有坚硬的部分，都迅速钝化、脆弱。走在路上，每遇见老人，我总会忍不住多看几眼，有时，还会从他身后追到身前……我总觉得，他是我父亲。

庞余亮唤那老人半个父亲。我父亲虽然老了，但他还在，还是一个完整的父亲。

老了的父亲，失去标识度和分辨率，老成所有老人的样子——干瘦，呆滞，不苟言笑。但年轻时，他棱角分明，一顶光头佛光普照，哪怕十里外咳嗽一声，我也辨得出来者何人。

小时，我浑号葛维搅。维是辈分，搅是捣蛋，我的“皮”有口皆碑。基本上，只要有摩擦，罪就在我，以被父亲摁在地上摩擦结束。这俗套的剧情，常让我怀疑父亲是假的。那天，我跟着父亲压红芋，甚得他欢心。老师路过地头，随口参我一本。父亲顺手抄起扁担，抽向我。我眼疾手快，但大长腿没能跟上，被铁钩抽到，烙出一道血印。

我抱着腿，疼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蹦蹦跳跳。父亲捉住我，把我摁到地上。揽一把萋萋芽，嚼碎，敷在伤口上。我不经意看见，他稳健的手，比我的腿颤抖得更厉害。

原来，当我疼时，父亲也在痛。我的一半疼痛，一直由父亲默默领受着。

父亲脾气暴躁，一半是母亲点燃的，一半是癖疾煎熬的。年复一年，一开春，癖就援着他身体开枝散叶。不知听谁说的，用烧红的铜钱烫，就能把癖斩草除根。一盏抽搐的灯火前，他捋起袖子，让我烧铜烫癖。我做不到！他就自己来。牙一咬，眉一竖，火红的铜钱往手臂一摁。一

股焦肉味吱吱乱窜，撕咬得灯火弓起腰，啃噬得我心如刀绞。

父亲拍拍我的头，满面春风地说，一点也不疼。我满脸梨花带雨，痛得不能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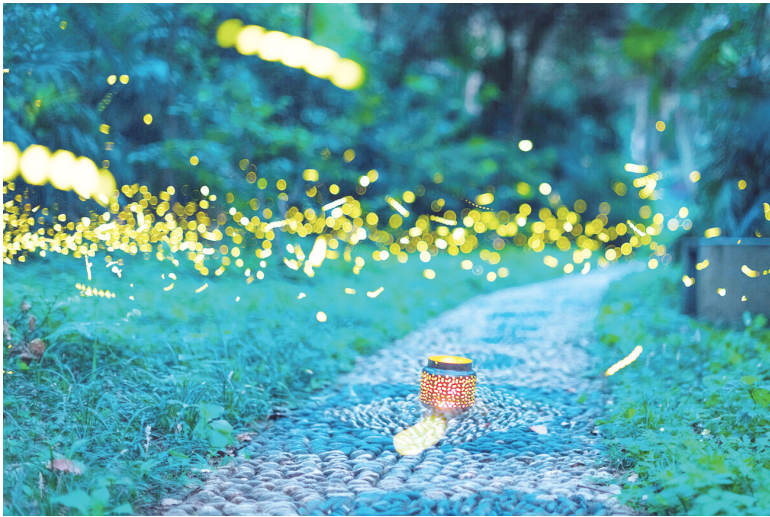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未想过，当父亲疼时，我也会痛。父亲的一半疼痛，从此由我默默领受着。

做了父亲后，我回去得少了，但会经常念及父亲，想象我这个年龄时的他，想象孩子这个年龄的父亲。起初是作反面教材，警醒自己别像他。慢慢，我谅解了父亲，开始在和三十多年前的他与自己和解。无论在基因上，还是在生活里，我们都有彼此的影像。

前不久，父亲的腿不堪磨损，闹起罢工。我带他看医生，背他上楼、下楼。起初他很不适应，肌肤和骨骼都极不情愿地抗拒我。很快，他认了。回家时，他竟趴在我背上睡着了。在家门口，我扭头看他，酣睡得像个孩子一样。我和父亲，互换了三十年。

或许，也可以说，父亲有一半是我，我有一半是父亲。

家里的地板刚拖过，很滑。我和父亲摔成一团。父亲醒了，龇牙咧嘴地问我摔得痛吗？孩子一手扶着我，一手打地板，念念有词。我满面春风地对他们说，一点也不疼。



疗方

孙长乐

范奎二十五岁那年，左腿突患恶疾，到多家医院去求医，医生都说无法治愈，以后只能拄拐走路。原本一个走路虎虎生风的小伙子，如今却成了一个跛子，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

那天，趁家中没人时，范奎用刀片割破了手腕上的血管，幸亏家人发现及时，才把他抢救过来了。第二天，他父亲领来一个医生，向他介绍道：“这是谭医生，有祖传骨病疗法，一般不出诊，听我说了你的情况，特意上门来给你看一下病情。”

那谭医生从医药箱里取出几件器械，给范奎做了一番检查后，说：“这种病例，我以前也遇到过，患这病的人，大都是体内阳气过剩而阴气不足，筋骨既脆又硬，缺少韧性，这既需要活动经络，也需要靠长期走路来汲取大地中的阴气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认真地对范奎说道：“小伙子你从今天开始，只要走路超过两万里，你的腿即可慢慢恢复。只不过，这两万里路得靠你一天天积累，日常生活、工作中所走的路，就连上床下床去厕所，都可包括在内。”

范奎以疑惑的眼神望着谭医生，似信非信。谭医生微笑着，一脸自信：“相信我，走上两万里路以后，你就会恢复过来的。”

范奎的父亲在一旁说道：“谭医生可是治疗这种病的行家，不少大城市的人，都来找他看病呢。”

范奎的眸子亮了一下，冲谭医生点了点头。

此后，范奎就很少待在家中，在他家附近，时常能看到他拄着拐杖走路的身影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范奎跟父母商议开店。不久，他的便利店就正式营业了。从范奎家到便利店，有几里路程，他每天早起晚归，拄着拐走完这段路。家人都看得出，他在心里憋着一股劲，是想尽快恢复身体状况。

范奎诚实、勤快，便利店的生意十分红火。三年后，范奎迎娶了一个善良、朴实的姑娘。第四年年尾，他的孩子也出生了。尽管范奎走路仍旧得依靠拐杖，但他脸上堆起了笑容。

这一年，范奎生日那天，父亲把那个谭医生也请来了。大伙儿在一起吃饭时，范奎望着谭医生，脸上流露出一丝遗憾，说：“按我的估算，我这几年所走的路，早已超过了两万里，可我的腿还是没有恢复。”

“其实，谭医生并不是骨科医生，而是个心理医生。”父亲冲范奎说道，“当初你情绪极不稳定，又有轻生念头，我就找到了谭医生，想让他对你做一些心理疏导。谭医生当初之所以那样说，为的就是让你心里有个信念，有一个活下去的希望。我今天把谭医生请来，主要是向他表示感谢。”

范奎一怔，旋即恍然大悟：“原来是这样。不过，无所谓了，我现在有可爱的孩子和爱我的妻子，也没啥好抱怨的。这两万里路，实则是一条重生之路啊。”

说完，范奎起身给谭医生深深鞠了一躬。